

孤独红武侠小说精选

孤独红◎著



艳侠行

二

北京燕山出版社

艳侠行

孤独红武侠小说精选

孤独红◎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I247

9785.2

九

打北边儿来了这么个人，一个年轻人，挺俊逸、挺英武个年轻人。

看年纪，跟郭燕侠差不多，论俊逸、论英武也丝毫不让郭燕侠，可是他比郭燕侠多了一种富贵气。

穿着了跟郭燕侠一般的讲究，可比郭燕侠华丽，胯下也比郭燕侠多了一匹马，那是一匹通体雪白的蒙古种健骑，除了鞍辔也华丽名贵之外。鞍边也多了一把柄镶珠玉，鲨鱼皮鞘的长剑。

这么个年轻人，一路抖疆磕马，坐骑铁蹄翻飞，疾如脱弩这矢，渐近了独山湖。

往独山湖来的人不在少数，恐怕只有他是骑着马来的，恐怕也只有他这么招摇，这么毫不在乎。

独山湖的北边，没树林，却有着不少座的小山。说山，那是恭维，其实是大一点的土堆，说它是土堆，它可又不算小，又不算矮，上头长的有草，也有树，还有些不知名的野花。

不管它该是什么，它总把这条路，从北边通独山湖的这条路夹在了中间，而且使得这条路弯弯曲曲的。

弯曲的路不见得不好走，可是你在弯的这一边，往往看不见弯的那一边。

如今这年轻人不见得不好走，可是你在弯的这一边，往往看不见弯的那一边。

如今这年轻人就是这样，健骑飞也似的奔驰，从弯这边刚转过弯那边，两个肩插长剑的灰衣老者，并肩站在道中。

真能让人猛然吓一跳！

可不，蹄声骤雨般的，老远就能听见了，那儿好站，偏站在路中间，看样子还没躲的意思，这要是让飞骑掸上，或者是让铁蹄扫那么一下……

该躲的是两个老者，可是他俩没躲，连动都没动一动，或许，他们以为年轻人一定会收缰控马，急急停住。

该猛吓一跳的是年轻人，可是他竟然不但没猛吓一跳，而且也没收缰控马，急急停住，或许，他认为两个老者一定会躲。

还是他会料事，而且料得准。

两个老者躲了，不过是在健骑驰到，铁蹄即将沾身时才躲的，两个人疾旋身，健骑带着一阵疾风驰过，他们俩惊怒齐声暴喝：“站住！”

一声清朗轻笑，龙吟长嘶声中，健骑突然踢蹄而起，一个飞旋转了过来，然后，两只前蹄落地，像钉在地上似的，一动也没再动。

好俊的骑术！

两个老者看得脸色一变，入目一脸俏皮笑意，一口发亮的白牙，入耳又是清朗的一声：“我还不是站住了么？”

一口清脆的京片子。

好啊，奔驰过去以后才收缰控马，停住坐骑，分明，他是捉狭，怎么不是，看他那满脸俏皮笑意也像。

两个老者火往上冲，一个道：“你是干什么的？”

年轻人道：“游山玩水的。”

另一个道：“前头不许过去，折回去。”

年轻人微一怔：“前头不许过去，为什么？”

这个道：“不为什么，不许过去就是不许过去。”

年轻人直了眼：“这就怪了，怎么跟吃了横人肉似的，你们又是干什么的？”

一个道：“你不配问！”

另一个道：“你管不着！”

年轻人沉默了一下，旋即微点头：“也是，你们总算是长者，好，我不问，也不管！”

他一拉缰绳，拨转马头，要走。

像两阵同时刮起的风，两个老者一左一右从健骑两侧掠过，已到了前头，又并肩站在了路中间。

年轻人又一怔：“喝！好快呀，我算是开了眼界了，简直叹为观止。”

一个老者冷然道：“知道就好。”

另一个老者更冷：“识相的就赶快折回去。”

年轻人眨了眨眼：“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唯一的短处就是不识相，跟你们逗够了，没意思了，闪身让路，不然就跟刚才一样。”

话落，他抖缰磕马，健骑作龙吟长嘶，铁蹄扬起，直冲了去。

两个老者惊怒暴喝，微退一步，抬手探肩，森寒光芒疾闪，两柄长剑出鞘，匹练也似，疾卷健骑一双前腿。

鞍上暴起朗喝，震天慑人：“大胆！伤了我的‘小白龙’，拿你们这两条老命也赔不起。”

喝声中，鞍旁再起铮然龙吟，光若冷电，暴闪疾卷！

两个老者的两把长剑脱手飞去，人也被震得踉跄暴退。砰然倒地，这时健骑已至，他两个，眼看就要伤在铁蹄之下。

娇叱震耳，一朵白云如雪，从空而降，正落在两个老者与健骑之间。

随见，冷电般寒光斜斜了开去，健骑长嘶声中，扬蹄面起。

年轻人骑术好，反就快，急忙一抖缰绳，拉转马头，幸好没栽下马来。

健骑铁蹄落了地，他着丰已然出了鞘的长剑，望着前头，目瞪口呆。

前头，面如寒霜，站着位白衣姑娘，国色天香，风华绝代，正

是郭燕侠前不久才见过的那位。

四目交接，白衣人儿依然冷若冰霜。

两个老者从地上爬起来，惊动了年轻人，他失声惊叹：“天，你真美，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美的……”

白衣人儿娇面上冷意陡添三分，黛眉眉梢儿一扬：“不做人事，也不说人话，只有拿你不当人。”

白衣人儿她要抬皓腕。

年轻人忙抬手：“等等，我说的是实话，天地良心，绝对是实话。”

白衣人儿皓腕微一顿，人也微一怔：“如果真是实话，像你这样的说话的，我也从没见过。”

年轻人微愕道：“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对？是实情，是实话，我想说，我该说，难道错了么？”

他不像装作，不带虚假。

白衣人儿为之微微一怔，深深看了他一眼：“像你这样的，的确从没见过，没人说你错，只是……”

年轻人道：“只是什么？”

白衣人儿道：“只是太孟浪、太冒失了。”

年轻人一脸讶异色：“孟浪、冒失？怎么会，称换一个人，而且是由衷之言，怎么能算孟浪、冒失？”

白衣人儿目光一凝：“你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

年轻人叫道：“我不懂人情世故？谁说的？从小到大，家里教的是礼，外头学的是人情世故，我怎么会不懂！”

但是人情世故多半虚假，我只是不擅虚假，不愿虚假，甚至厌恶虚假，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难道这就叫不懂人情世故？”

白衣人儿又深深一眼，道：“我没有说错，像你这样的，的确从没见过，你是那门那派的弟子？”

年轻人道：“我不是江湖人，不，我算半个江湖人，那门那派

的弟子也不是。”

白衣人儿轻“啊”一声道：“你不是江湖人，只算半个江湖人，也不是那门那派的弟子，那你是从那儿来的？”

年轻人两眼眨动了一下：“据我所知，眼下这独山湖一带，只有两方面的人，一方面是江湖上的人物，一方面是官家人，先告诉我，你是那一边儿的？”

看样子，他很机警。

白衣人儿道：“先问的是我，为什么你不先告诉我？”

机警也白搭，年轻人马上就乘上了白马，道：“好，我就先告诉你，我是从京里来的。”

白衣人儿微一怔：“京里？再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

年轻人道：“我姓傅，叫傅小翎。”

两个老者神情一震，脸色大变。

白衣人儿娇面颜色也为之一变：“傅……翎贝子！”

年轻人一怔：“你知道我？”

白衣人儿道：“现在我可以回贝子爷的话了，我是官家这一边儿的，燕山派弟子，见过贝子爷。”

她浅浅施了一礼。

两个老者则单腿着地，跪了下去。

年轻人傅小翎飘身下马，忙伸了手：“别，尤其是你，我讨厌这些就跟讨厌虚假一样。”

白衣人儿站直了身，两个老者起来了。白衣人儿道：“没想到会是贝子爷……”

傅小翎道：“咱们俩打个商量好不好？”

白衣人儿道：“打什么商量？”

傅小翎道：“我叫小翎，不叫贝子爷。”

白衣人儿道：“你的名字不是人人都能叫的。”

傅小翎道：“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能。”

白衣人儿道：“我不愿，也不敢特殊。”

傅小翎道：“是我让你这么叫的。”

白衣人儿道：“你原谅，我不能从命。”

傅小翎道：“你怎么……为什么你不能？”

白衣人儿道：“礼不可废！”

傅小翎叫道：“这算什么礼，我爱听你叫我小翎。”

白衣人儿道：“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希望你不要勉强我。”

傅小翎道：“我要是勉强你呢？”

白衣人儿道：“你原谅，我宁可不说话。”

傅小翎笑个，可是她没笑，道：“纪贝勒刚下令论，说贝子爷会到独山湖来，要大家留意迎接，容我给贝子爷带路。”

话落，她微一欠身，就要走。

傅小翎忙抬手：“等等。”

白衣人儿没动，道：“贝子爷还有什么吩咐？”

傅小翎眉峰一皱：“你怎么……”

白衣人儿道：“贝子爷答应过由我的。”

傅小翎忙道：“好，好，由你，由你，咱们别急行不行？还没说话呢，怎么就走？”

白衣人儿道：“贝子爷，话说得已经够多了。”

傅小翎道：“不，我是说……”

白衣人儿道：“贝子爷要是想说话，咱们边走边说不好么？”

傅小翎道：“为什么要边走边说？”

白衣人儿道：“就像贝子爷你所知道的，眼下独山湖一带，并不只有官家人。”

傅小翎双眉陡地一扬，煞威逼人：“我不信他们敢，也不信他们能把咱们怎么样？”

白衣人儿道：“不在敢不敢、能不能，而是官家的策略要使敌明我暗，而不是敌暗我明。”

傅小翎还想再说，可是他的一双俊目一触及白衣人儿那两道清澈、深邃目光，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地又改了口：“好吧，那咱们就边走边说吧！”

白衣人儿没再多说一句，转身走了。

傅小翎忙拉着健骑，快步跟上，连那两个老者单膝点地，打扞恭送，他都没理会。

刚跟白衣人儿走个并肩，傅小翎就开了口：“我已经告诉我叫傅小翎了，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白衣人儿道：“我叫无垢。”

“无垢？”

“是的。”

傅小翎只当她说了名，没说姓，也没再多问，道：“刚才听你说，你也是燕山派弟子？”

白衣人儿无垢道：“是的！”

傅小翎道：“可是据我所知，燕山派没有俗家弟子啊。”

无垢道：“是的，崂山派是没有俗家弟子。”

傅小翎道：“可是你……”

无垢道：“我也是三清弟子。”

傅小翎一怔，惊叫：“怎么说，你也是三清弟子？”

无垢道：“是的！”

傅小翎叫道：“我明白了，无垢是你的法号。”

无垢道：“是的！”

傅小翎道：“可是你这身打扮……”

无垢道：“情形特殊，为了方便，纪贝勒的令论，掌教特许，贝子爷不见，刚才两位燕山派长一辈的，也都是一身俗装。”

傅小翎脸上浮现起一种异样神色，令人难以言喻，只听他喃喃道：“你怎么会是个三清弟子？你怎么会是个三清弟子……”

无垢没说话，好在傅小翎只是自语，并没有问她。

可是傅小翎霍地转过了脸：“你怎么会是三清弟子？”

现在不是自语，是问她。

无垢不能不说话、不回答了，她道：“为什么我不能是三清弟子？”

傅小翎道：“你不该是，任何人都可以是，你不该是，只有你不该是。”

无垢又没说话，她懂得傅小翎的意思，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她不便接话，也不想接话。

只听傅小翎喃喃又道：“你不该是，绝不该，你是三清弟子，简直糟蹋了自己。”

无垢还是没说话，她想说，可是没说，她知道，他不是轻薄，没有恶意。

傅小翎再度霍然转脸：“你知道不知道？”

无垢又不能不说了，她淡然道：“我没有这个想法。”

傅小翎突然显得很激动：“你是个三清弟子，我怎么办？”

无垢一怔，道：“贝子爷……”

傅小翎道：“我喜欢你，打从我头一眼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这是我头一回喜欢上一个人，你怎么能是三清弟子？”

无垢心神猛震，她知道这位翎贝子纯真、率直、可是绝没想到他会纯真、率直到这种地步。

她定了一下神，忙道：“无量寿佛！贝子爷，无垢是个三清弟子出家人。”

傅小翎道：“我知道，可是我说过你不该是，你让我怎么办？”

无垢脸色一整，道：“我不知道贝子爷该怎么办，我只请贝子爷不要再说了。”

“不！”傅小翎双眉高高扬起，一脸激动神色：“你不该是，也绝不能是，我喜欢你，这是我头一次喜欢上一个人，上天绝不能

对我这么刻薄、这么残酷，绝不能，绝不能！”

无垢还待再说，可是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了人，那个人站在前面不远处，是云中鹄，她改了口：“贝子爷，到了。”

这时候，傅小翎也看见了云中鹄，他懂无垢的意思，没再说了。”

无垢道：“云班领，贝子爷到了。”

云中鹄一怔：“急忙一个箭步跨到，打下扞去：“大内侍卫班领云中鹄，叩见贝子爷。”

傅小翎道：“起来回话。”

云中鹄道：“谢贝子爷。”

他起来了。

傅小翎接着道：“纪贝勒呢？”

云中鹄垂着手道：“贝勒爷恭候您多时了，卑职这就给您带路，您请！”

他躬身摆了手。

傅小翎转望无垢道：“走吧！”

无垢道：“贝子爷请，我还有我的事，不能奉陪。”

傅小翎忙道：“那怎么行，你不能走！”

云中鹄脸上掠过一丝异样神色。

无垢道：“我一定得走，我不能擅离职守。”

话落，她转身要走。

傅小翎忙叫道：“你等等！”

无垢转回过了身。

云中鹄一躬身道：“禀贝子爷，贝勒爷的交待，各人有各人的事……”

傅小翎一摆手道：“不差她一个，纪贝勒要是有什么怪罪，就告诉他是我的意思。”

云中鹄恭应了一声，硬没敢再说什么。

无垢双眉扬起：“不行，我一定要走。”

傅小翎道：“要是你非走不可，我不见纪刚了，我跟你去。”

只见云中鹄飞快的看了无垢一眼，道：“既然贝子爷非让你陪不可，我看你就陪贝子爷去见贝勒爷吧，你那边的事我自会抽调人照顾。”

无垢没再说，可是脸色不大好看。

不知道傅小翎是没看出来，还是只要无垢肯陪他，他就什么也不在乎了，不过他脸色总也怪怪的，强笑道：“好嘛，我说话还不如他呢！”

这个“他”，当然是指云中鹄。

无垢冷然道：“要是你是以贝子爷的身份说话，我当然更不敢不听你的。”

傅小翎没这意思，也怕这个，忙道：“不，不，你别误会，我讨厌的就是这个，怎么会？”

云中鹄似乎不想让他们俩再说话了，躬身摆手，恭谨说道：“贝子爷请！”

傅小翎没动，他望着无垢，无垢只好迈了步。

在楚翠见纪刚的同一个地方，傅小翎见着了纪刚。

见有无垢同行，纪刚似乎微一怔，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满脸堆笑，表现得很热情，拉着傅小翎直叫兄弟。

三个人落了座，云中鹄一旁侍立，无垢有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傅小翎，反正她坐下去了就是了。

坐定之后，傅小翎不提公事，也不问眼前独山湖的情形，头一句话就说：“是我非让她陪我不可，要怪怪我，别怪她。”

这个“她”指的当然是无垢。

无垢娇面上没表情。

纪刚笑道：“兄弟这话不就见外了，我怎么会怪，兄弟大老远的从京里来，当然该有个人陪陪，找上谁是谁的荣幸。”

无垢娇面上仍没表情。

傅小翎道：“对她，别说什么荣幸，我只是喜欢让她陪，既然你不反对，那我在这儿的时候，就请她跟我作个伴儿。”

纪刚笑道：“应该，应该，这还用兄弟你说？”

转望无垢，含笑道：“从现在起，你专责陪翎贝子，去换件衣裳去吧。”

无垢一声没吭，她站了起来，也没施礼，转身走了出去。

云中鹤一欠身道：“卑职调派别的人手去。”

他也出去了。

房里就剩了纪刚跟傅小翎两个，傅小翎看了纪刚一眼，道：“他们都挺听你的。”

纪刚笑道：“他们不是听我的，是听官家的，哥哥我代表官家，奉有密旨，他们敢不听么？”

傅小翎一探身，道：“纪大哥，我很喜欢她，这是我头一回喜欢上一个人，你可得帮我这个忙。”

纪刚脸色微一变，笑道：“兄弟，你不是跟哥哥我开玩笑吧？”

傅小翎忙道：“不是开玩笑，绝不是，真的，我真喜欢她，我从见她的头一眼，就喜欢上她了。”

纪刚脸上笑容不减，道：“兄弟，你知道不知道，她是燕山派的女弟子？”

傅小翎道：“我知道，她是个三清弟子出家人。”

纪刚道：“这就是了。”

傅小翎道：“这有什么要紧，出家人也不是没有还俗的！”

纪刚皱眉道：“这恐怕……”

傅小翎道：“让她还俗的事我来办，我求爹娘从官家着手，你只在她这方面帮帮我的忙就行了。”

纪刚目光一凝，道：“兄弟，你是逢场做戏，还是真心？”

傅小翎道：“我不懂逢场做戏，也不惯这个，对她也是一种屈

辱，我是真心，没有比我这颗心更真的了。”

纪刚道：“兄弟，据我所知，她脾气可不好啊！”

傅小翎道：“不要紧，她怎么样我都喜欢。”

纪刚沉吟了一下，毅然点头：“行，兄弟你既有这意思，谁叫咱们是自己人，做哥哥的我是义不容辞，不过，兄弟……”

傅小翎忙道：“不过什么？”

纪刚道：“得慢慢来，别操之过急！”

傅小翎道：“不行，我急，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她娶回去！”

纪刚微笑摇头：“兄弟，你应该知道，有些事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尤其是这种事，操之过急往往弄巧成拙。”

傅小翎皱眉道：“可是……”

纪刚抬手拦住了他的话，道：“就算你求爹娘，从官家着手，让她还俗，有这么快么？”

傅小翎为之一怔，一时没能说出话来。

纪刚接着道：“好在你要在这儿的时候，都由她陪着你，你自己也多下点儿工夫，只等她心里默许，到时候咱们各方面一配合，不就水到渠成了么？”

傅小翎无可奈何，只有点了头：“好吧！”

他可不知道，这时候，在前头大殿里，云中鹄正在等无垢。

无垢虽然换了衣裳，还是一身雪白，不过现在的雪白跟片刻前的雪白，白得不一样。

刚才的白，透着冷肃，透着英气。

现在的白，虽然冷肃不减，但却更多了一份飘逸。

她一见云中鹄站在大殿里，就停了步，淡然道：“云班领等了我很久了？”

云中鹄道：“你是个聪明人，我想用不着我多说。”

无垢道：“云班领还是说了好，免得我弄拧了云班领的意思，反倒不好。”

云中鹄道：“既然如此，我只好从命，我提醒姑娘，别忘了跟贝勒爷的关系，也别忘了高堂白发。”

无垢道：“我没见贝勒爷交待云班领提醒我。”

云中鹄道：“一个做下属的，有些事是用不着上司明白交待的。”

无垢道：“云班领不但忠心耿耿，而且是一个很称职的下属。”

云中鹄淡然道：“好说，做为一个下属，理应如此。”

无垢道：“贝勒爷他可以不要让我陪翎贝子。”

云中鹄道：“你应该知道，贝勒爷不便拒绝，贝勒爷也自有他的道理。”

无垢道：“贝勒爷应该不会拿我做他替身的垫脚石？”

云中鹄道：“应该不会，据我所知，贝勒爷对你跟他的宗爵一样看重，其实，以贝勒爷现在的权势，王公大臣也要让他三分，他也没什么可求的了。”

无垢道：“那么烦请云班领代我转奉贝勒爷，傅小翎虽然是世代簪缨，将来必定承袭侯爵的傅家子弟，可是对我来说，还轮不到他。”

云中鹄道：“你放心，这话我一定代你转奉。”

无垢没再说话，缓缓而行去。

云中鹄站着没动，一直望着那美好的身影不见。

楚翠来了，傅小翎也到了独山湖。

楚翠之所以来独山湖，完全是为了傅小翎，而傅小翎之来，一点儿也不是为她。

当然，这不能怪傅小翎，因为，他或许知道有个楚翠，但他从没有见过楚翠，绝对没有，而且他也不知道楚翠会来独山湖，真不知道。

等楚翠知道傅小翎已经到了独山湖，知道傅小翎已经喜欢

上他生平头一个喜欢的人，而且是那么痴、那么迷，再采取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还来得及了？

郭燕侠呢？又会怎么样？

楚翠来了，傅小翎到了独山湖，红菱跟她另一个女儿呢？

“神力威侯”夫人胡凤呢？

这是一处山拗，山拗里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还矗立着几根嵯峨怪石。

就在几根怪石之间，站着两个人，一个中年美妇人跟一个穿一身白的清丽少女。

双方在说话，话声不大，如果站得远一点，根本听不见他们彼此问说的是什么？

很快的，话打住了，四名灰衣老者腾身而起，如飞而去，撤走了。

四名灰衣老者刚走，中年美妇人跟清丽白衣少女也要走。

就在这时候，一个魁伟高大，一个娇小玲珑两条人影又射落在几根怪石之外。

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一男一女，男的身躯魁伟，一部络腮胡，威猛慑人，女的则是个很清秀的十五六小姑娘。

中年美妇人微一怔：“两位又是……”

威猛络腮胡大汉冷然道：“你们是到独山湖来的？”

中年美妇人道：“不错！”

威猛络腮胡大汉道：“刚才那四个，是乔装改扮的燕山派老道？”

中年美妇人道：“不错！”

威猛络腮胡大汉道：“他们没拦你们？”

中年美妇人道：“也不错！”

威猛络腮胡大汉流一声冷笑：“那我们拦你们，你也该知道为什么？”

话落，他抬手就要探腰。

只听一个清朗话声传了过来：“虬髯，等等！”

威猛络腮胡大汉手上一顿。

中年美妇人美目异采光闪。

一条颀长人影如天马行空，破空射到，如飞落地，是郭燕侠。

清丽白衣少女娇面上飞闪异容。

清秀小姑娘一脸惊喜，她跟络腮胡大汉齐声叫道：“大少！”

中年美妇人则道：“燕侠！”

一声“燕侠”，听得络腮胡大汉一怔：“大少，她认识你？”

郭燕侠道：“这就是我为什么拦你的道理所在！”

话声一顿，转向中年美妇人躬了身：“菱姑姑！”然后又向清丽白衣少女招呼：“楚姑娘！”

红菱微一怔，清丽白衣少女，姑娘楚霞娇面微酡，浅浅一礼：“郭大哥！”

郭燕侠转望络腮胡大汉：“虬髯……”

络腮胡大汉道：“大少不用说了，我知道了，这位是当年胡姑娘身边的那位红菱姑娘。

红菱道：“我也知道了，是虬髯公当面。”

络腮胡大汉既是虬髯公，那清秀小姑娘当然就是贞姑了。”

郭燕侠微笑：“倒省得我多说了。”

只听虬髯公道：“菱姑娘请恕虬髯鲁莽，贞姑，上前见过……”

话声突然一顿，显然他一时想不出，贞姑该如何称呼红菱。

郭燕侠一旁道：“呢，楚夫人！”

贞姑忙上前见礼！

虬髯公道：“菱姑娘，这是小徒。”

红菱当即也命姑娘楚霞见了虬髯公，道：“这是小女。”

郭燕侠道：“楚大姑娘，我菱姑姑的大女儿。”